读客® 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092

国家阴谋 3

梵蒂冈忏悔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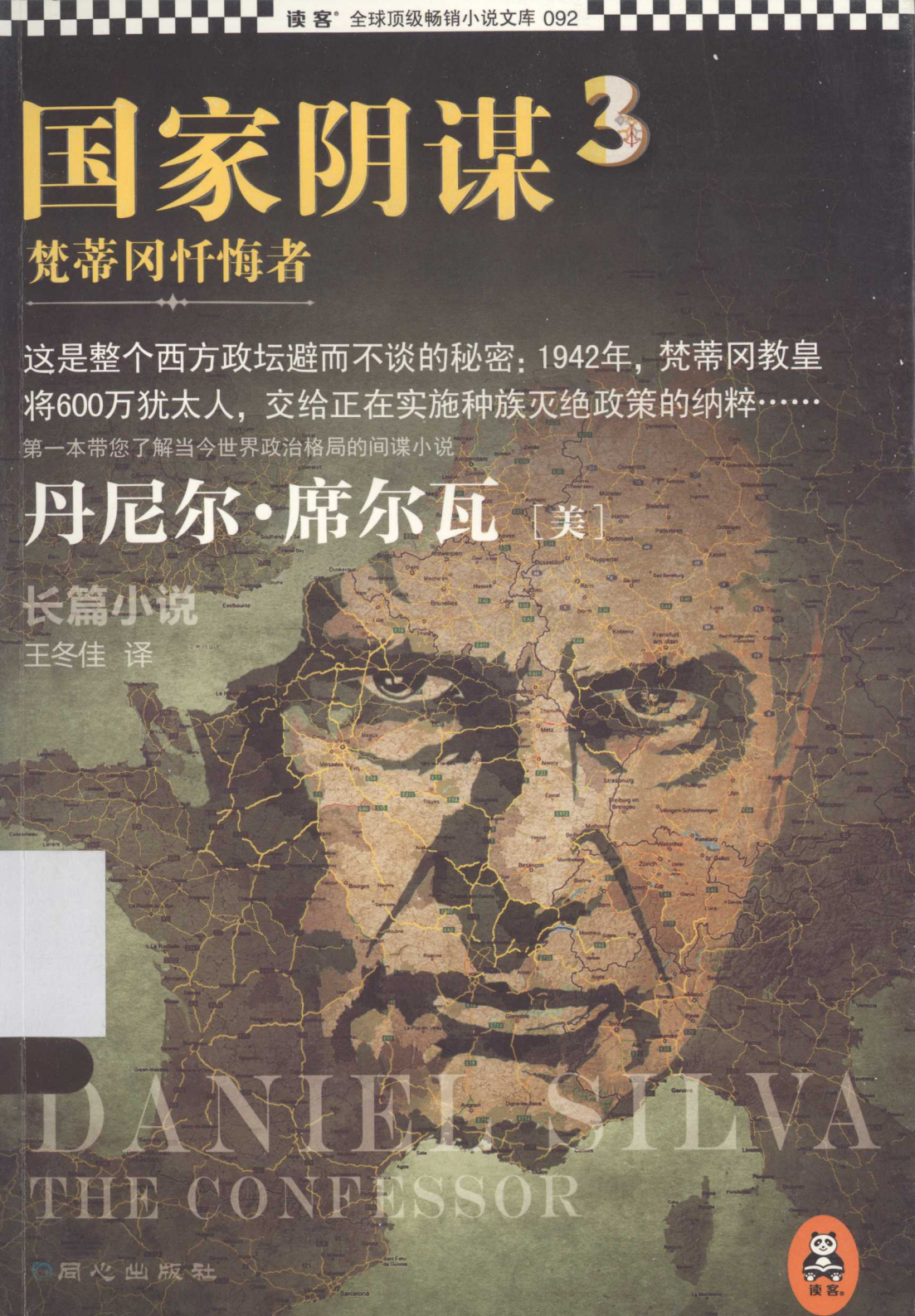
这是整个西方政坛避而不谈的秘密：1942年，梵蒂冈教皇将600万犹太人，交给正在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的纳粹……

第一本带您了解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间谍小说

丹尼尔·席尔瓦［美］

长篇小说

王冬佳 译



DANIEL SILVA

THE CONFESSOR

同心出版社

读客®

014000197

I712.45
1755
V3

国家阴谋 3

梵蒂冈忏悔者

这是整个西方政坛避而不谈的秘密：1942年，梵蒂冈教皇将600万犹太人，交给正在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的纳粹……

丹尼尔·席尔瓦［美］

长篇小说

王冬佳 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藏书 图书馆

DANIEL SILVA
THE CONFESSOR

©同心出版社

北航 C1687222

I712.45
1755
V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阴谋3：梵蒂冈忏悔者 /（美）席尔瓦著；

王冬佳译. -- 北京：同心出版社，2013.8

ISBN 978-7-5477-1080-7

Ⅰ. ①国… Ⅱ. ①席… ②王…

Ⅲ.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7916号

THE CONFESSOR by Daniel Silva
Copyright © Daniel Silva, 2003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3)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2013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01-2013-6035号

国家阴谋3：梵蒂冈忏悔者

出版发行：同心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8-16 号 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100005
电　　话：发行部：（010）65255876
　　总编室：（010）65252135-8043
网　　址：www.beijingtongxin.com
印　　刷：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90 毫米 ×1270 毫米　1/32
印　　张：10.75
字　　数：250 千字
定　　价：36.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 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权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北航 C1687222

献给戴维德·布尔，《修复师》，

此外，一如既往，

献给我的妻子婕米以及我的孩子莉莉和尼古拉斯。

“罗马已经开口，事态明朗了。”

——希波大主教，圣·奥古斯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国家阴谋4：维也纳死亡事件》即将出版，精彩预告：

艾琳·艾隆见证录：1957年3月19日

此前，我们在希特勒的魔爪下已经生活了十年。尽管如此，门闩落下，车门拉开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做好迎接眼前那一幕的准备。我看到一根高高的、尖尖的砖红色烟囱，浓浓的黑烟从里面喷出来。烟囱下面有一座建筑，里面闪出愤怒的、跳动的火光。空气里弥散着一种可怕的气味。在月台上有一块标牌——奥斯威辛。当时我就知道了，我来到了地狱。

1944年秋，我们开始听得见俄军的枪炮声。新年到了，1944变成了1945。我们能感觉到奥斯威辛正在死去。我们祷告着诅咒它死得快些。我们被告知，整个奥斯威辛集中营将会撤空。帝国依然需要我们的身体，健康的人步行撤离，生病的留在原地听天由命。我们排好了整齐的队伍，五人一列，撤了出去。

到了第三天，傍晚时分，他找上了我。他是党卫军的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在纳粹统治下生活了十二年，我早已学会了识别他们的徽标。我努力想把自己藏起来，于是扭头面对着丽恩。他勒住缰绳，调整了身体的位置，为的是再仔细看看我。

“你，就是你！”他喝道。

我抬头看去。马背上的男人正径直指着我。

“对，就是你。站起来。跟我走。”

我站起来。我要死了，我知道。蕾切尔也明白。我能从她眼

里看出来。她已经没有哭得出来的眼泪了。

“记着我。”我耳语了一句，随即跟着那个马背上的男人进了树林。

谢天谢地，他没让我走太远的路，仅仅离开路边几米远，来到一棵倒下的树旁。他下了马，把马拴住，坐在了倒下的树上，又命我坐在他旁边。他挪近了些，他的酒气也是臭的。我死定了，只是时间问题了。

“多么可惜，”他说，“你曾经非常漂亮吧？”

我想不出来该说什么。经过在比克瑙的这两年，我懂得眼前这样的情景里，不管说什么都不对。如果我说是的，他会责骂我是犹太式的傲慢，然后杀了我；如果说不是的，他也会杀了我，因为我撒谎。

“我要和你分享一个秘密，”他说，“我对犹太女子一向都很迷恋。如果你问我个人的意见，我会建议把男人都杀了，女的归我们享用。你有孩子么？”

我想到了在比克瑙走进毒气室的那些儿童。他用五指掐住我的脸，逼我答话。我闭上眼睛，竭力不让自己喊出来。他重复了刚才的问题。我摇着头，他这才松开了手。

“如果你熬过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也许将来你会生个孩子。你会不会告诉这孩子战争中发生的事情？或者，你会不会觉得太羞愧了，说不出口？”

生个孩子？我这种处境中的女子怎么会想到生孩子的事？以往的两年我所做的仅仅是奋力地活下去。生孩子的事完全超越了我的想象。

“回答我，犹太人！”

他的嗓音突然变得粗暴。我感到形势会一发不能收拾。他再次捏住我的脸，扭转过来面对着他。我想躲开他的目光，然而他摇晃着我，强迫我看着他的眼睛。我没有气力挣扎。他的面孔立即刻入了我的记忆，还有他的嗓音和奥地利德语的口音。至今还会在我耳边回响。

“你会如何向你的孩子讲述战争？”

他想要听什么？他想要我说什么？

他捏我的脸。“说话，犹太人！关于战争，你会对你的孩子说些什么？”

“说实话，大队长先生。我会把真相告诉我的孩子。”

这话是怎么想起来的，我实在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我要死了，至少我会死得有一点点尊严。

“真相？什么是真相，犹太人，如你所见的就是真相？”

“比克瑙就是真相，少校大队长先生。”

“不，我亲爱的，比克瑙不是真相。比克瑙是个谣传。比克瑙是帝国的敌人和基督教编造出来的。它是斯大林主义，是无神论的宣传。”

“那毒气室是怎么回事？火葬场呢？”

“这些东西在比克瑙根本不存在。”

“这些东西我看见了，大队长先生，我们都看见了。”

“没人会相信这回事。没人相信会杀这么多人。好几千？当然，死几千人是可能的。毕竟是战争，还说得过去。数十万？也有可能吧。好几百万？谁信？”他抽出根香烟，“跟你说实话，我就算是亲眼见到了，还是不能够相信。”

一声枪响穿过树林，接着又是一声。又死了两个女孩子。大

队长先生又掏出瓶子灌了一大口酒。他为什么喝酒？是想让身子暖和些？还是为了下定决心，然后再杀了我？

“我要告诉你该把战争说成什么样子。你必须说你被转移到了东线，你有份工作。你吃得饱饱的，医疗卫生条件也不错。说我们对你们不错，很人道。”

“如果这就是真相，大队长先生，那我怎么会变成活骷髅的？”

他没话可答，只是掏出手枪，指着我的太阳穴。

“把这段话背下来，犹太人。你们被转送到东线，你们吃得饱饱的，医疗卫生条件都好。毒气室和火葬场都是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编造出来的。把这些话背出来，说呀，犹太人。”

我知道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是再没有活命的希望了。即使我说了这些话，还是得死。我不会说的。我才不会让他满足呢。我闭上眼睛，等着他的子弹穿过我的脑颅，消解我所有的苦难。

他放低了枪口，呼喝起来。另一名党卫军跑过来了。大队长命令他站在我身边看守着我。他自己起身离开，穿过树木，走回大路。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又带回了两名女子。一个是蕾切尔，另一个是丽恩。他下令让那个党卫军走开，然后用枪指住丽恩的前额。丽恩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她的性命在我的手上了。

“快说吧，犹太人！你被转移去了东线，你有足够的食物，吃得饱，医疗卫生都很好。毒气室和火葬场是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的宣传。”

我不能眼看着因为自己的沉默而害丽恩被杀。我开口要说话，不过还不等我复述那些话，蕾切尔就喊道：“别说，艾琳。他反正要杀了我们的。不要让他称心。”

大队长把枪口从丽恩头上移开，用它抵住了蕾切尔的头："你来说，犹太婊子。"

蕾切尔直盯着他的眼睛，一语不发。

大队长先生扣动了扳机，蕾切尔倒毙在雪地里。他再次用枪顶住了丽恩的头，再次命令我说话。丽恩缓缓摇着头。我们用眼神相互道别。又一声枪响，丽恩倒在了蕾切尔身边。

该轮到我了。

大队长用枪指着我。大路上传来呼喝声。"起来！起来！"党卫军用刺刀赶着姑娘们站了起来。我知道我的跋涉到了尽头。我不会活着离开此地了。我将倒在这里，在一条波兰的大路旁，然后就地被埋起来，我的坟堆上也不会有墓志铭。

"关于战争，你会对你的孩子说些什么，犹太人？"

"真相，大队长先生。我会告诉我的孩子真相。"

"没人会相信你的。"他把手枪放回了枪套，"你的队伍出发了。你应该归队。落伍是什么结果你应该知道的。"

他上了马，猛地一拽缰绳。我瘫倒在雪地里，身边是我的两个朋友的尸体。我为她们祷告，求她们原谅。队伍的末尾经过。我蹒跚着穿过树木，归队了。我们走了一整夜，排着齐整的五人一列。我一路抹着结成冰的眼泪。

第一部

慕尼黑的一间公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

慕尼黑

这里是施瓦宾时尚街，生性浮夸、与日俱增的上层人士几乎掌控着这片区域的每一个角落。不过也有几处例外，比如像埃德波特大街的六十八号公寓楼，就躲过了他们的触角。两栋战前风格的红色砖砌大楼间，六十八号公寓像个不知趣的楔子一样嵌了进去，好像个相貌丑陋、不受喜爱的异母妹妹。它的正面用米色的泥灰粉刷过，上面裂着口子，整个建筑呈蹲坐姿势，样式憨傻而粗俗。结果，住在里面的人也像是受到了这种气氛的感染，生活慵懒涣散，他们之中有潦倒的学生、艺术家，还有放荡不羁、顽固不化的摇滚爱好者。拉辛格夫人是这里管事儿的。据说，在原来的六十八号公寓遭遇盟军轰炸被夷为平地之前，她就一直住在这儿。一些爱管闲事的邻居觉得这栋楼实在有伤大雅，有必要上下装修一番，可也有些人觉得这么做不妥。这栋楼散发着波希米亚人桀骜不驯的生命气息，可以称得上是德国的蒙马特区。黑塞、托马斯·曼、列宁都曾在这里生活过，就连阿道夫·希特勒也不例外。据住在二楼的教授说，这位当年被奥地利驱逐出境的年轻人同样也是在这条安静的街道找到了他的灵感。照理说，他也应该被归到大人物的行列，可这儿的老住户几乎都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在学生和同事们眼中，他是斯特恩教授；在街坊邻居眼中，他

是本杰明；在偶尔前来拜访的老乡人眼中，他是本雅明[1]。特拉维夫北部有一栋不知名的大楼，用石材和玻璃筑成，那里存着一份文件，记录了他年轻时的一些事迹。他曾经多次请求把那份文件毁掉，但无济于事。所以，只有那里的人才知道他的另一个身份：本，阿里·沙姆龙最年轻的一个手下，性格任性。虽然在过去的四年里，本杰明·斯特恩一直在慕尼黑赫赫有名的路德维希大学做客座教授，但严格来讲，他仍是希伯来大学的一名教员。这就像耶路撒冷借给德国一笔永不必归还的贷款，可斯特恩教授并不在乎。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讲，不幸总是和自己族人的命运莫名其妙地纠缠在一起。不过从眼前这段时间来看，栖身于德国要比在耶路撒冷或是特拉维夫好过得多。

据说斯特恩教授的母亲曾从一场里加[2]的犹太人街区恐怖洗劫中死里逃生，这件事让六十八号公寓的其他居民都觉得斯特恩教授有些特别。他们对他充满了好奇，觉得他就是他们内心良知的化身。看到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幸，他们会找他诉说不满，遇到一些他们平时不敢向父母或祖父母提出的问题，他们也拿来向他请教。在这些人眼中，斯特恩教授就是他们的咨询师，是值得他们信任的智者。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向他虚心请教；失恋了也来找他，发泄郁闷的心情；饿了，他们就把他家的冰箱洗劫一空；没钱花了也问他要。最重要的是，斯特恩还扮演着发言人的身份，因为拉辛格夫人很凶，平时和大家发生争执的时候，教授是唯一一个敢上前和她说话的人。教授和那个老女人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像是一种亲缘关系。顶楼住着一个名叫艾利克斯的学生，心理学专业。他说："这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比如囚犯和狱卒之间、主人和仆人之间都能产生这种心理现象。"可实际上，教授和那个老女人之间远非那么简单，他们更像是

① "本雅明"是"本杰明"的德语发音。

② 里加（Riga）：拉脱维亚共和国首都。

一对志同道合的同志。

去年，斯特恩教授以万湖会议[①]为主题的著作成为了国际畅销书，他也动过脑筋，想要搬到一幢更时髦的住宅楼去，比如说，一个环境相对安全、可以看到英式花园的地方。这样一来，就不会再有人随便跑到自己家胡闹了。结果消息一出，街坊四邻都慌了。一天晚上，他们纷纷跑来求他留下，还许下了一大堆承诺：再也不偷吃他家东西，不会欠债不还了；如果他想安静，他们会满足他的要求；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再来随便打扰他的生活。无奈，教授只好答应不搬家。可还不到一个月，埃德波特大街六十八号公寓又变回往日的状态。不过，斯特恩教授心底里还是很高兴的，因为对于他这个离家的人来说，六十八号公寓里这群叛逆的少年就是他唯一的亲人。

这时候，无轨电车经过的咔嚓声打断了教授的思绪。他回过神来，抬头看见那辆车刚好消失在栗子树巨大的树冠后面。他看了一眼手表，十一点半。自早上五点起，他就一直在写作。他摘下眼镜，揉了好一会儿眼睛。奥威尔是怎么说的？他说写作就像是和病魔展开一场较量，历时弥久，让人精疲力竭。有时候，本杰明·斯特恩隐隐觉得这本书可能会带来一场致命的灾难。

电话答录机上红色的显示灯一闪一灭，为了避免遭到不必要的打扰，他习惯把电话调成静音状态。他犹豫着要不要接，就像拆弹人员思忖着剪断哪条电线一样。他小心翼翼地按下了接听键。话筒里传来了刺耳的重金属音乐，紧接着是一段语气挑衅的录音：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教授先生。今天以后，世界上就会又少一个犹太人了！好了，再见，亲爱的教授先生。”

电话挂掉了。

---

① 万湖会议（Wannsee Conference）：于1942年1月20日举行，是一个纳粹德国官员讨论“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的会议。

斯特恩教授删去了这条语音信息。他已经习惯这种事。最近一段时间，他每周都能收到两条这样的信息，有时更多，要看他是否在电视上露面或是出席公众演说。他听得出这些人的声音，还给每个人起了一个小绰号，这些绰号听起来很平常，不会让人害怕，能尽量减少自己的恐惧。刚才的这个家伙每个月至少给他打两次电话，斯特恩教授给他起的绰号叫“狼仔”。有时教授会选择报警，可大多数情况下，他只是这么挨着，因为警察也没有办法。

教授把手稿和笔记锁进书桌下面的保险箱，然后穿上鞋和羊毛夹克，把厨房里的垃圾袋收拾到一起，准备带下楼去。这是栋旧楼，没有电梯，得走两层楼梯下去。他刚下楼走到大厅，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化学气体味儿。楼里有一家小型美容院，店里生意很旺。他很讨厌这家美容院，因为一到生意好的时候，通风管道里会飘出难闻的洗甲水的味道，他那间公寓自然也逃脱不了。这栋楼的安全性很差，因为那家美容院没有独立的专用门，所有顾客都得经过大厅，这里总是挤满了前来美甲美容的女性顾客。

教授下了楼，朝右边的门廊走去，那里通向一个小院子。经过门槛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留心看了看是否有野猫。昨天半夜，几只猫为了抢垃圾堆里的食物而互相撕咬了起来，吵得他睡不着。没有猫的踪影，只有两个穿着白色宽松睡袍、看似无聊的美容师站在墙边抽烟。他放轻脚步跨过那些黑漆漆的砖块，把垃圾扔进了垃圾桶里。

教授回到大厅，看到拉辛格夫人正在用破扫帚打扫油乎乎的地板。她见到教授，大声喊道：“早上好啊，教授先生。”又用责问的语气说了一句，“出去喝咖啡？”

斯特恩教授一边点头，一边小声嘟囔说：“对，对，拉辛格夫人。”拉辛格夫人看了看两堆散放着的宣传单，一堆是公园免费音乐会的广告，另一堆是位于谢林大街的全身按摩店发的宣传单，抱

怨道："我都说过多少次了，别老往这儿塞这些东西，可他们就是不听。都怪住在4B房间那个戏剧专业的学生，他老随便让人进来。"

教授耸了耸肩，好像也很难理解这群目无法制的年轻人，接着又朝那位夫人善意地笑了笑。拉辛格夫人拿起宣传单，大步流星地朝着院子走去。不出一会儿，只听夫人在院子里大骂起来，原来是刚才那两个美容师把烟头随便扔在地上了。

教授朝楼外走去，抬头观察了一下天气。现在是三月初，天气不算冷，太阳躲在薄薄的云层后面，时而露出脸来。他把手插在衣兜里，走进英式花园，沿着水管堆旁边的一条三岔小路散步。教授喜欢这座公园，在盯着电脑看了一早上之后，这个安静的地方正好可以让大脑休息。更为重要的是，他要趁着这个时候查看一下今天是不是又被人盯了梢。他停下脚步，使劲儿地拍了一下衣服口袋，装作一副忘记带东西的样子，转身按原路往回走。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一边走一边观察着周围人的面孔，看看有没有记忆中的那些人。他在一座拱桥上停了下来，好像在欣赏湍急的水流。这时，一个脸上文着蜘蛛图案的毒贩子走过来，向他兜售海洛因。教授和那个人嘀咕了几句和毒品不相干的话后立即走开了。两分钟后，他闪进了一座公用电话亭里装作打电话，眼睛却仔细地捕捉周围的动静。他把话筒搁了回去。

"再见，教授先生。"

他转而走向路德维希街。路过学校的时候，他压低头，紧走了几步，避免撞见学生和同事。这一周刚开始时，他收到了来自赫尔穆特·伯格教授的恶意信件，那时他正思忖着什么时候能够完成书稿，什么时候能够重新回到教学岗位。赫尔穆特·伯格是学院的院长，平时为人狂妄自负。斯特恩教授不喜欢他，他们之间既有私人矛盾，也有学术上的分歧，这些都是众人皆知的事。不过斯特恩教授觉得他没时间去理会这些事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